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金鼎游龍



(台湾)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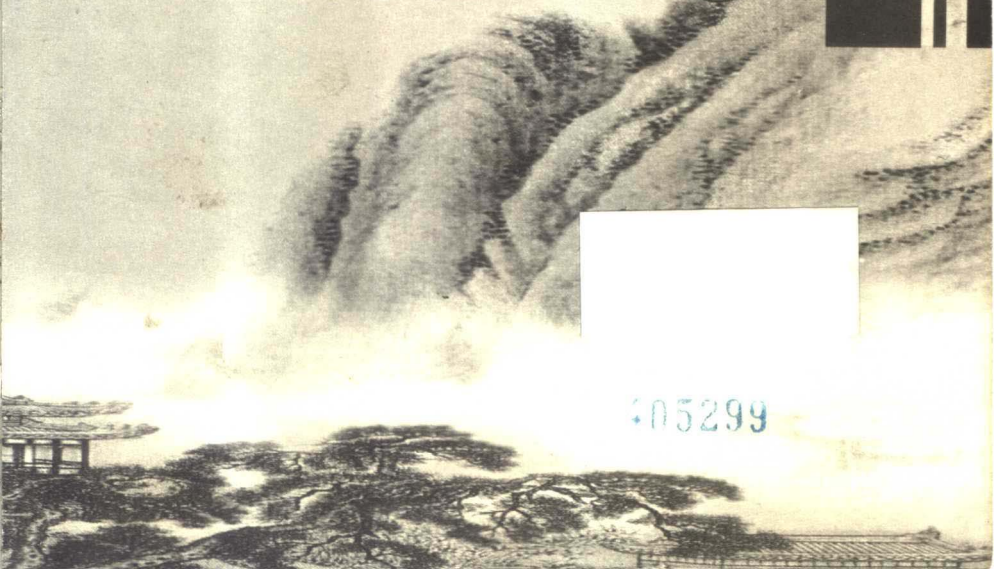
诸葛青云作品集

金鼎游龙

下

(台湾) 诸葛青云著

405299



金鼎游龙 图字 16-98-004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鼎游龙/诸葛青云著, - 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 1999. 1

(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)

ISBN7-80641-186-0

I. 金… II. 诸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643 号

金鼎游龙 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0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640 册

ISBN7-80641-186-0/I·028

(上、下)定价:36.8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骷髅之塔	(1)
第 二 章	龙三公子	(37)
第 三 章	初结金兰	(73)
第 四 章	楼头卖酒	(109)
第 五 章	四死红线	(144)
第 六 章	偷尝温柔	(178)
第 七 章	冷面仙姬	(212)
第 八 章	赐花定情	(245)
第 九 章	假戏真做	(279)
第 十 章	夺宝大会	(315)
第 十 一 章	假凤虚凰	(347)
第 十 二 章	龙二公子	(385)
第 十 三 章	阴阳鬼母	(419)
第 十 四 章	陆地游仙	(450)
第 十 五 章	碧梧妖女	(485)
第 十 六 章	奇人奇事	(517)
第 十 七 章	冷血嫦娥	(550)
第 十 八 章	雷霆三式	(582)
第 十 九 章	金鼎大会	(618)
第 二 十 章	回头是岸	(654)

第十一章 假凤虚凰

上官智看她一眼，继续笑道：“更何况狄墨云姑娘慧眼识人，也早就有了理想中的英雄夫婿！”

“英雄夫婿”四字，也听得那位风流倜傥的“游龙侠少”夏侯平，在俊脸上微现忸怩神色！

狄素云看在眼里，遂越发断定姊姊狄墨云，与夏侯平师兄之间，的确两心相印地，深具情愫！

上官智怪笑说道：“在这种男不能娶，女不能嫁的情况之下，又无法硬抗裘冰艳的逼婚凶威，狄墨云姑娘遂想了一条妙计，要求龙三公子，动手较艺！”

狄素云皱眉说道：“这算什么妙计？互相动手又怎能解决问题？”

上官智笑道：“这叫‘苦肉计’，狄墨云姑娘于动手间，暗用‘蚁语传声’，把自己下一招手法，告知龙三公子，并要求龙三公子施展独门煞手，把她打成重伤，以解决眼前无法周全的尴尬局面！”

狄素云心内一酸，泪光盈盈地，悲声说道：“我姊姊真是煞费苦心，但她那位‘理想英雄夫婿’却须感激知情，切莫辜负她这番深意才好！”

夏侯平明知狄素云是取瑟而歌，在替狄墨云向自己说话！但因心中也委实感激狄墨云青眼独垂的深切情意，遂

SAZ66/01

异常慷慨大方地，朗声笑道：“自古英雄多仗义，由来侠女最深情！狄师妹放心，假若你姊姊的理想夫婿，当真是位英雄，他便决不会辜负狄墨云姑娘的一番情意！”

狄素云听夏侯平这样说法，不禁芳心大慰，恰好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也在此时，发话请通过第二阵，获得合格分数的四位来宾，再在第三阵上，各显神功绝艺！

第一阵是“金”，第二阵是“木”，第三阵便轮到“水”字！

娄一清所定的第三阵较艺办法，名为“湖底寻针”！他手指“逍遥水坞”中，一片特别平静的湖水说道：“这片湖水，深约十丈，表面看来平静寻常，但若潜入水底两丈深以后，便有无数的急漩，并水冷如冰，鹅毛沉底，娄一清每次准备十根银针，在嘉宾入水前，掷落湖底，以寻得银针多寡，评判分数！”

说到此处，话音微顿，又指着湖边一幢草屋，朗声笑道：“那草屋之中，备有男用女用等各种水衣水靠，请四位嘉宾，更衣以后，立即开始第三阵的‘湖底寻针’比赛！”

第二号来宾，第三号来宾，以及夏侯平，狄素云等四人，闻言之下，均到草屋中换了水衣，但那第二号来宾与第三号来宾，却仍戴着面罩，不肯显露出本来面目！

娄一清见这四位嘉宾，均已换好水衣，遂手中拈着十根长约三寸的大型银针，微笑说道：“为了公平起见，这第三阵应该倒序而行，娄一清先请第五号来宾，表现水中绝艺！”

夏侯平因第五号来宾便是狄素云，遂颇为关怀地，向她低声问道：“狄师妹，湖深十丈，已非等闲，何况水质奇寒，其中更有急漩。师妹的一身功力，虽然已得空明师叔真传，但不知水性方面……”

狄素云微微一笑，截断夏侯平的话头说道：“师兄放心，我师傅夏居‘南岳’，冬居‘北岳’，在‘北岳草庵’之前，恰有一片湖潭，水冷如冰，亦具急漩！小妹自幼嬉泳其中，大概目前这十丈寒漩湖水，还不致难得倒我？何况即令体力难支，尚可运用师门绝学‘无极玄阴神功’，避水而退！”

夏侯平听了狄素云这等说法，自然宽心大放，狄素云也就向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所指的湖水之前，从容走去！

她走到岸边，方自止步，向娄一清抱拳笑道：“娄老人家，狄素云准备入水，请发银针！”

娄一清点头一笑，右手扬处，所握银针，便化作十线寒光，划空飞射地，穿波入水！”

狄素云静等十线寒光，一齐投入湖内以后，方微闪身形，凌空纵起数尺，双手合伸，以一式“鱼鹰入渊”身法，斜斜穿进了水波之内！

夏侯平见了狄素云入水时，水花毫未飞溅，所激波纹范围，又复极小，遂越发放心，知道这位师妹，在水性方面，果有超人造诣！

狄素云因水性极精，故而全身才一入水，便感觉这片湖水，委实有异寻常，不时从水底升起一种阴森森的寒意！她既敢入水寻针，自然能在水中睁目，狄素云一面缓缓下沉，一面便凝神四顾！

沉约丈余，已有急漩，越往下则急漩更多，吸力也更强更大！

狄素云忽见漩涡中闪动银光，遂赶紧伸手取过，却是四根银针，其余六根，显已深入湖底！

他微运功力，加速下沉，身上所感觉的阴寒程度，也就

越来越甚！

等到入沉湖底，业已水冷如冰，但那六根银针，却只有三根可以取得！

原来湖底有不少水眼，另外三根银针，可能被漩流卷入水眼之下？

狄素云大为失望，但知银针既入水眼，根本无法再取，遂只好持着这业已寻得的七根银针，穿波出水！

但就在她往上穿波之际，目光偶然旁注，却使狄素云大吃一惊！

狄素云取得七根银针，往上穿波之际，目光偶然旁注，不禁大吃一惊！原来人的水性孰高孰下？最关重要的便是在三桩技艺之上的互相比较！

第一桩是否能在水中换气？也就是能在水中潜留多久？

第二桩是否能知道各种水流特性，而一一加以适应？

第三桩则是在水中睁目以后，所能看到的距离远近？

以狄素云的水性，在寻常水波之中，足可看出两丈，但在如今这等急漩以内，却仅能看出一丈三四，但虽只能看这远程度，她已发现右面湖底下面设有刀轮，但未开动而已。

狄素云有此发现以后，一面穿波上升，一面芳心暗忖，难怪“游仙酒丐”上官智说这场表面看来无甚凶险的“君山夺宝大会”之中，仍然隐藏杀机，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即在湖底装有刀轮，岂非早有有害人心意？

往上穿波，速度极快，转眼间人已出水，狄素云把手中银针，交给岸边接应之人，向娄一清把拳叫道：“娄老人家，狄素云惭愧无能，只在十枚银针之中，寻回七枚！”

说完，便即走进草屋，脱下水衣，换好原有衣裳，回归原座！

这时，“游龙侠少”夏侯平业已准备入水！

狄素云目注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，留神细看，见他所掷出的十线银光，仍是落向自己适才入水原处，方放心自语说道：“这老东西不是想害我夏侯师兄！”

狄素云的这句自言自语，把上官智听得莫明其妙，怪眼双翻，向她愕然问道：“狄姑娘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儿？”

狄素云因自己身份已明，遂改口笑道：“上官师伯，你说的话对了！”

上官智越发莫明其妙地，皱眉说道：“狄姑娘，你……”

狄素云此时方悟出自己说得太以没头没脑，遂忍俊不禁地，嫣然一笑，又复低声叫道：“上官师伯，你所说这场大会之中，看来虽无凶险，其实隐藏杀机的话儿，简直宛如洞见娄一清的肺腑，说得丝毫不错！”

上官智目光一闪，扬眉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在湖水之中，发现了什么蹊跷？”

狄素云遥向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看了一眼，点头答道：“娄老头儿在湖底装有一具厉害刀轮，只是尚未开动而已！”

上官智闻言，双眼微闭，似在暗自思索？

狄素云见状问道：“上官师伯，你在想些什么？是不是揣测‘君山渔夫’娄一清为何要在水底装配刀轮之故？”

上官智双眼一睁，怪笑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娄一清定是用‘罗公鼎腹’为饵，想把他两个昔日仇家引来，设法报仇雪恨！”

狄素云“哦”了一声，微笑说道：“娄一清之意，原来如

此！但他那两个对头，与他既有深仇，纵来参与，又怎会不严加警惕？”

上官智笑道：“狄姑娘有所不知，‘君山渔夫’娄一清归隐之后早已悄悄死去，如今主持大会之人，只是略为易容，并借用娄一清名号，他那两个仇家，除非不来，要来便非大上恶当不可！”

狄素云颇为好奇地，继续问道：“他那两仇家是谁？”

上官智应声答道：“一个是‘勾魂双令’中的‘灰指神翁，纸钱霸主’谷寒涛，一个是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！”

狄素云闻言，蓦然一惊，因为“灰指神翁，纸钱霸主”谷寒涛还在其次，那“万毒仙翁”朱一飞，却是自己杀母深仇“双妖十大寇”中的最后“一寇”！

她万想不到这位冒用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名号之人，竟与自己敌忾同仇？自然大感惊愕！

上官智见状，正待动问，却见“游龙侠少”夏侯平业已出水，遂暂未发话，只注视夏侯平从水中取得多少银针？

夏侯平与狄素云完全相同地，把七根银针，交与湖边待应之人，然后换去水衣，回归原座。

狄素云低声笑道：“夏侯师兄，你怎么也只捞得七根银针？莫非另外三根，也被吸入水眼了么？”

夏侯平剑眉微轩，笑而不答，却悄悄向狄素云，一伸右掌。

狄素云目光注处，只见夏侯平除了把七根银针，交给待应人员之外，还留有六根银针在手！

换句话说，就是夏侯平不但把这次的十根银针，完全寻回，并连上次狄素云所未能寻得的三根银针，也一并弄到手

内！

狄素云见状，不禁又惭愧，又是佩服夏侯平本领通天地，赧然笑道：“夏侯师兄真好本领……”

夏侯平不等她往下再说，便自摇手笑道：“狄师妹，我不是真有好本领，只是投机取巧地，身边带有一块极好磁针，方能从水眼之中，把银针逆吸而上！”

狄素云扬眉笑道：“夏侯师兄，你既然取得十三根银针，为何不一并取出？却仅向娄一清缴了七根呢？”

夏侯平笑道：“狄师妹不要在意，因若凭真实本领，像你那等寻回七根银针，已难能可贵，故而我最多只可缴出此数！但却不得不借重所带磁针之力，把其余卷入漩涡水眼的六根银针，吸出带回！”

狄素云尚自有点莫明其妙地，愕然问道：“夏侯师兄，你既不愿多缴，却要多取则甚？”

夏侯平微笑答道：“我若不把这六根银针取走，万一那第三号来宾，或第二号来宾身边，也照样带有磁铁，被他们吸出缴上，彼此所得针数，悬殊太多，我们岂不难于平反劣势了么？”

狄素云听到此处，方自长叹一声，佩服万分地，摇头说道：“夏侯师兄老谋深算，确实高明，小妹望尘莫及。”

夏侯平方待谦逊几句，却见那位身材高大，背脊微驼的第三号来宾，业已走向湖边，遂凝神注视他的一切动作！

那位冒用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名号的主持大会之人，右手微扬，十线银光，又自凌空投入湖中！

第三号来宾丝毫不敢怠慢地，循着银光落地，一式“寒鸟投波”，便即潜入水中！

狄素云忽然惊觉那位主持大会的假娄一清，这次所发的十线银光，已非投在自己与夏侯平适才潜水之处，而是向右偏出了一丈左右！

她有此发现之后，便立向“游仙酒丐”上官智扬眉问道：“上官师伯，你发现那位主持大会之人，这次的投针手法，有些不同了么？”

上官智点头笑道：“他投针落水之处，比第一次及第二次，约莫向右面移动了一丈左右！”

狄素云叫道：“右移一丈，湖底设有刀轮，那主持大会之人的这样做法，定是打算害死第三号来宾的了！”

上官智微笑说道：“狄姑娘说得不错，那主持大会之人，应该是这种意思！”

狄素云秀眉深蹙，又复问道：“照上官师伯的适才所说看来，这第三号来宾，不是‘灰指神翁，纸钱霸主’谷寒涛，便是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了！”

上官智点了点头，怪笑说道：“若不是他们二人，那位冒牌货色的‘君山渔夫’娄一清，何必要暗下毒手？”

狄素云脸色一变，霍然起立！

上官智含笑问道：“狄姑娘，你要作甚？”

狄素云苦笑答道：“不论那第三号来宾，是谷寒涛？或是朱一飞？都对我关系太大，是我和我姊姊，誓欲将其手刃，以报亲仇之人，故而，我……我要救他，不能使他死在这湖水之下！”

夏侯平笑道：“对方人已入水，狄师妹已脱下水衣，不及换衣，你却打算怎样才能能在仓卒之间救他？”

狄素云毫不迟疑地，应声答道：“他既然入水，必精水

性，那湖水中的寒流急漩，未必难得住他，我打算在水上传音，叮嘱他对湖底刀轮，深加防范即可！”

夏侯平伸手提壶，替狄素云斟了一杯美酒，并扬眉含笑说道：“狄师妹不必如此忧心，还是请坐饮酒！”

狄素云闻言，茫然地坐了下来，目注夏侯平讶声问道：“夏侯师兄，你此语何意？须知那第三号来宾，若是死在湖底刀轮之上？小妹便将抱恨终身的呢！”

夏侯平低声笑道：“狄师妹放心，我适才下水之际，也已发现那具刀轮，为防有人遭受暗算起见，业经施展‘金刚掌力’，把刀轮轴心，加以震断，如今是无法转动发挥威力的了！”

狄素云闻言，方知夏侯平处事老到，思虑周详，慢说武功高出己上，便连这些江湖经验，也远非自己能及！遂心诚服地，微笑说道：“夏侯师兄委实高明，你既已毁去刀轮，小妹便不再多事，只静看第三号来宾，究竟是谷寒涛？还是朱一飞了？”

上官智摇手笑道：“狄姑娘不必猜测，此人定是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，因为那位‘灰指神翁，纸钱霸主’谷寒涛，如今大概正在‘湘南九疑山上’，不及来此与会的了！”

说到此处，怪事又生！水波中浪花一翻，现出那位第三号来宾身形，但他仿佛精力交疲，拼命般游到湖边，爬上岸来，业已奄奄一息！

侍应人员走过，问他寻得了多少银针？那第三号来宾，羞羞惭惭地，一伸右掌，却只一根银针，托在掌上！

夏侯平大为惊诧地，向狄素云蹙眉说道：“狄师妹，这事怪了！湖底那具刀轮，分明被我震碎轮轴，无法转动，而这

第三号来宾，身上也毫无伤痕，但他却为何累得这般精疲力尽，好似曾死里逃生似的，银针也仅获得一根，莫非此人虽通水性，却不太精么？”

上官智饮了一口酒儿，摇头说道：“我不同意夏侯老弟的这种想法，因为大会主持人事先声明，湖深十丈，水寒湍急，这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，倘若不精水性，他怎敢冒失下水？”

夏侯平苦笑一声，目注狄素云问道：“狄师妹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

狄素云这时，把两道秋水般的炯炯眼神，死盯在那位正走进草屋，准备更衣的“万毒仙翁”朱一飞身上，秀眉紧皱，口中喃喃自语说道“这人身材高大，背脊微驼，看来极为眼熟，我怎么好像在何处见过？……”

狄素云自语至此，蓦地恍然大悟，扬眉叫道：“原来是他，我明白了！”

夏侯平讶声问道：“狄师妹，你明白什么？”

狄素云如今业已想起这“万毒仙翁”朱一飞，就是自己在“幕阜山”脚小镇之中，初遇“神针玉指赛韦娘”杜飞绵，与“天台跛叟”闵家驹一同出现的那名白发驼背老人，遂把昔日之事，对上官智及夏侯平，说了一遍。

上官智静静听完，眯缝着一双微带酒意的怪眼，向狄素云低声说道：“狄姑娘，你这叙述昔日经过，与目前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，几乎在水中淹死一事，有何关联？”

狄素云应声答道：“怎么没有关联，我如今已可断定夏侯师兄适才说得不错，这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确实不精水性，自然几乎在水中淹死！”

上官智仍有点莫明其妙，皱眉问道：“他若不精水性？怎敢独下十丈寒波地，自找无趣？”

狄素云遂把龙三公子在“南七省绿林总寨”之中，取出一真二假的“魏武三珠”，结果把真的“祛毒宝珠”，送给自己，假的“避火宝珠”与“避水宝珠”，被闵家骝抢去，最后闵家骝在“幕阜山”死于杜飞绵神针以下时，这两粒假的“魏武宝珠”，又被“万毒仙翁”朱一飞从闵家骝手中抢走等事，仔细说了一遍。

上官智得悉如此复杂的前因后果之后，方连连点头地失笑说道：“这就对了，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原来是倚仗身有‘魏武避水宝珠’，才敢下这十丈寒波，差点儿见了水龙王呢！”

说到这里，湖边一阵鼓噪，全场豪雄，也响起了一片喝采之声！

上官智，夏侯平，狄素云等，一齐抬头看去，原来是那第二号来宾，业已从水中踏波登岸，并交给那岸边接应人员，所寻得的一十三根银针。

狄素云看得“啊呀”低叫一声，向夏侯平蹙眉说道：“夏侯师兄，你刚才也寻得一十三根银针，却因对我谦让，不肯全数取出，只以七根呈缴，如今岂不是被那第二号来宾，领先占优了么？”

夏侯平摇手笑道：“狄师妹，不必忧虑，对方自持太高，在第一阵上，隐匿功力，吃了大亏！第二阵我们倚仗师门绝学，‘阴阳和合神功’，也不曾落了下风！如今虽因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，过份脓包，遗失九针在水，被第二号来宾，捡了便宜，但连前累计，彼此仍是个持平局面，在这等情势以下，

胜负之数，决定于未来的‘火土’两阵，反而紧张的比较有趣呢！”

夏侯平话方说完，突然与会群雄，纷纷起立，全以惊讶神色，向湖边注目看去！

原来，当那第二号来宾把十三根银针，交给岸边接应人员意欲转身走入草屋，更换水靠之时，竟发生了出于令人意料之外的震惊全场怪事！

第二号来宾一转身，那名接过银针的接应人员，竟突然一招“金猫翻爪”，实胚胎地，击在第二号来宾的后背“脊心穴”上！“脊心穴”是后背要害，倘若换了夏侯平，或狄素云，事先有备，凝功相待地，挨上一掌，虽然无甚大碍？但在这等完全意外之下，却也禁受不起！

岂知这位第二号来宾的一身功力，确比夏侯平及狄素云，均要略为高明，他才一转身，后背便挨重击！却居然仍未受伤，也未过份狼狈，只被震得抢出半步而已。

那借用“君山渔夫”娄一清名号，主持大会之人，一见这等情势，不禁大大惊异地，一面出声怒叱，一面赶紧纵身赶过！

他身在半空，便厉声叱道：“周雄，你吃了什么熊心豹胆？竟敢对我座上嘉宾，如此无礼！”

那名叫周雄的侍应人员，并未答话，只瞪着色呈血红的两只怪眼，把满嘴钢牙，咬的“格支支”地，向凌空纵来的主人，狞厉怒视！

借用娄一清名号的主持大会之人，见了周雄这副疯狂动态，方自一蹙双眉，周雄厉啸忽起，双手齐扬，把手中“万毒仙翁”朱一飞，及第二号来宾所呈缴的十四根银针，化成

两蓬银线，向主人电疾打出！

这时，借用娄一清名号，主持大会之人，业已纵落周雄面前，双方距离，既近在数尺，又决想不到这跟随自己多年的得力健仆，竟对主人，也会忘恩反噬？

几种原因，凑在一处，使那借用娄一清名号的主持大会之人，仅仅闪开了六根银针，却被余的八根银针，一齐打中！

这大会主人，也是位江湖奇侠，武学颇为不弱，但不知怎会挨不起这八根普通银针？才被打中，便告颓然倒地！

评判台上的其余四位评判人物，见出了这种惊人岔事，自均赶来，与会群雄，也乱哄哄地，纷纷围拢！

周雄全身乱抖，面如死灰，仿佛弑主畏罪地，害怕已极！

四位评判人中的一位苍须老人，睁目厉声叱道：“周雄，你胆敢犯上弑主！我郭天威要把你立毙掌下！”

语音一落，右掌才抬，身边忽然有人沉声叫道：“郭兄慢动，此人碰他不得！”

郭天威偏头一看，见发话之人是与自己一同被邀请担任评判的毕中仁，遂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然问道：“毕兄，你难道认为这弑主逆仆，还有什么可恕之道么？”

毕中仁摇头答道：“我不是说他有可恕之道，而是说此人业已全身蕴毒，触之者死！”

郭天威悚然问道：“毕兄此语何来？这逆仆周雄，在岸边侍应已久，怎会……”

毕中仁不等郭天威话完，便自接口说道：“适才那高大驼背的来宾，便是当世武林中，最精于用毒的‘万毒仙翁’朱一飞，朱一飞在‘入水寻针’的这场较技之上，几乎淹死，并仅仅寻到一根银针，自知失败，已对‘罗公鼎腹’绝望，遂大